

探寻“韵”与“亮”中最深的延长线

——中国美术馆《内蒙古印象》摄影展赏析

◎李树榕 艺丽

如果到内蒙古旅游,您最想看什么?无论自然景观还是人文景观,您又能够看到什么?由中国美术馆、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主办,内蒙古日报社、内蒙古自治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承办,4月1日至11日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展出的《内蒙古印象》,就是努力用117幅摄影作品,通过“最·风光”“亮·印记”“韵·北疆”三个部分,来回答这个问题的。

意境,最是耐人“品”

摄影,是以真实再现客观物象为本质规定性的。

当我们认为艺术中的“意境”,是虚实结合、情景交融、长于留白、能够激发人驰骋遐想时,能否拍摄出具有“意境”的作品,就是对摄影家们的巨大挑战。

在《内蒙古印象》中,老摄影家高明久创作的位于乌兰察布高原辉腾锡勒的《云海之光》,就是非常吸引人的“意境之作”。因为观众不仅感受到了铁塔阳刚之美的雄伟,还会陶醉于彩云似海的柔和之美,从而流连忘返、回味无穷。

以暖色调为主的画面,酷似一首刚柔相济的交响曲,图片左上方的一角纯白,似乎只是一个引子,由此将太阳初升时,氤氲于云雾中的乳白色渐变成乳黄色,乳黄色渐变成杏黄色,杏黄色渐变成金黄色,如此不断地渲染、不断地扩散,渐变渐广,直至金黄中透红,深红中泛黄,作品所蕴涵的暖情便一点点滋润着观众的心。显然,这是拍摄者在凌晨久候迎接到的初阳之力量!

光,历来在摄影创作中就是一支神奇的笔,当我们共鸣于“摄影,难就难在太容易”时,什么时间拍摄、在哪里拍摄、拍摄什么、怎样拍摄、为什么拍摄等一系列标准,就是对摄影家文化情怀、思想境界、审美取向、生命历程、哲

学修养、价值立场等诸多方面的检验。

于是,当观众明白,《云海之光》的主题不在“云海”而在“光”,就会自问:“那束光,仅仅指阳光吗?”答案一定是“非也!”因为,在电力系统工作近半个世纪的高明久先生,一直以自己的职业和担当为荣,“要在电力题材摄影中出精品”,是他矢志不移的追求。于是,我们看到了画面前景最大的那个物象,犹如听到了交响曲的主旋律——“耐张铁塔”。高大的塔尖刺破云端,雄伟的塔身顶天立地,一层又一层向两侧舒展的“塔翼”,使之如展翅欲飞的雄鹰……说实话,铁塔的形象人们是熟悉的,“耐张铁塔”这个名称却因其专业性带给人们几分陌生。当拍摄者居于制高点,使用长焦距镜头,将截取的铁塔上端冲破云天,巍然耸立时,“云海”中的那束“光”,就诞生了虚实相生的意味。不是吗,白昼的光,源自太阳;夜晚的光,源自无数勤劳敬业的电力工人;而高耸入云的铁塔,就是产业工人奉献精神的象征。没有对电力事业的挚爱,摄影家就不会拍摄出这样的美景。画面上的留白,是体现在风力发电摇臂与铁塔之间的,犹如交响曲中的休止符,产生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意味,值得品思,值得品鉴。同时,生态发电,包括风能、光能、地热等等,是有待于后来者进一步开发和创新。而生态意识,观众会在作品中亦“品”亦明。

情怀,最是令人“敬”

徜徉于展览大厅,我们驻足在了“韵·北疆”单元的一幅作品前。

猛一看,摄影家刘世兴创作于阿拉善盟的《大地之晨》,是一幅空镜头的风光类摄影作品,细细看来,却发现,这是一幅体现“天人合一”、劳动至上、勇于开拓的超越风光题材的优秀作品。

画面上,一垄一垄刚冒芽的树苗泛着不同级差的绿色,近景的深绿渐变成中段的淡绿,中段的淡绿又连接着远处的黄绿,就在以“绿”为主题的大地上,摄影家借助透过云雾洒在土地上的光影,构成了波浪起伏的曲线,酷似天籁之声的旋律,又似生命的河流。再仔细看,阔大的土地上竟然有人。这是占画面不到千分之一、正在躬耕陇亩的劳动者。他的侧影几乎融进了阳光,淡淡的、隐隐的、默默的。

有人说,摄影作品中,如果有植物和动物,观众首先关注的一定是动物;有动物和人,观众定

会更加关注人。所以,一天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大地之晨》的作者着意表现的不是自然景观,而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时,观众会感动,会深思,会挖掘摄影家的良苦用心。是啊,与大地相比,人类很渺小;与天空相比,人类很渺小;与宇宙相比,人类更渺小。但是,“给我一个杠杆,我就能撬起地球”的豪迈和自信却与此同理:“给我一个工具,我就能自立于地球”。可见,那位在朝阳里耕耘的人,是一个象征,象征着无数勤劳的中国人民,象征着向沙漠要绿洲的勇敢创新。《大地之晨》正是巧妙地展现出尊重自然规律、顺应自然规律的春季景象,有力地突显出:我们只有不懈地“劳动”,才是在“奋斗”,才会“奉献”,才能“创新”,这就是在践行党的二十大精神。

内蒙古作为祖国正北方的辽阔大地,具有非常独特而丰富的自然景观,不仅有大草原、大森林、大沙漠、大湖泊,还有东部与西部、南部与北部不同的气候景观:当呼伦贝尔的飞雪扑进牧人的怀抱,鄂尔多斯牧草还在绿色妖娆;当大兴安岭的冰花辉映着灿烂的朝霞,腾格里沙漠的车灯还在闪耀……同时,这里还有特色鲜明的人文景观,包括与历史名人和历史事件、民间传说、神话故事密切相关的历史建筑、文化遗址等等,于此,最惹人注目的内蒙古文化资源在摄影作品中又得到了怎样的呈现呢?

思想,最是发人“省”

克莱美·贝尔指出:“艺术是意味的形式。”而我国的万里长城正是因其“在文化和艺术上的价值,足以与其在历史和战略上的重要性相媲美”的审美实力,1982年就被列入《世界遗产公约》的。其总长度21000多公里,虽分布在新疆、青海、甘肃等15个省市自治区,内蒙古却是以境内7570多公里的长度,位于全国第一的。当观众看到摄影家史学军拍摄于巴彦淖尔市的《小余太秦长城》时,立刻就会想到两句话,过去人们说:“筑好了篱笆,才有好邻居”,那是特定时代、特定地缘政治使然;现在人们说:“长城内外是故乡”,则显示出内蒙古各族人民“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客观现实,以及民族团结的愿景与力量。

继而,摄影家胡晓阳拍摄于呼和浩特市的《旧

貌与新颜》,又以强烈的色彩对比和造型对比,把蒙晋交界处的“十三边长城”拍摄得发人深省。

图片的前景是夕阳投射在黄土高坡上的暖色调,中焦距镜头拍到的远景是与地平线相交的深蓝色调。虽然深绿色是二者之间的过度,但夺人眼球的还是色与形构成的对比。一是蜿蜒的明代长城上5个烽火台与现代风力发电机的对比,以此引发观众的思古之幽情;二是雄立于黄金分割线上的白色风力发电机的长摇臂与广袤高原的对比,吸引着观众的注意力;三是色彩构成的对比:深黄与深蓝、深黄与浅蓝之间的补色反差,暗喻着古今对比;四是横线为主的画面上,突兀地耸立起竖线物象,形成了视觉反差的对比;五是象征着古代华夏智慧的长城,与当代中国在科技领域与时俱进带来的社会发展的对比;六是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而不同、不同而之间的对比。这一切,都是耐人寻味、发人深省的。

一般地说,优质文化资源,一定是折射当

今时代兴替的镜子。
伫立在辽阔的内蒙古高原上的长城是永久的,那么,随着科技的不断快速发展,风力发电机会永久吗?当观众看到了展览中的《大漠奏响光伏乐章》《烟花绽放》《建筑“新视野”》《伊利现代智慧健康谷》《温馨的牧场》等一幅又一幅把内蒙古自然资源与现代高科技密切联系的作品时,曾经“边远”且“边缘”的边疆民族地区给人们的印象便不再单调,而是在超越平面构成、色彩构成、立体构成的艺术效果时,将思绪升华为省悟,将情感和牵绊渐渐延伸到了内蒙古这个好地方!因为,这类作品的意味不仅指向了社会发展的规律,也指向了更为深刻的哲学反省。

走出展厅,摄影家们已经把内蒙古今日之“象”深深“印”在了观众脑海里,再提起祖国的正北方,人们就不会仅会想到“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草原地貌,而是会坚信,我们的综合国力在用高铁缩短地区之间距离,在用互联网拉近人与人关系的同时,内蒙古各族人民都在尽享改革开放40年带来的红利;作为“模范自治区”,内蒙古各族人民正在紧密团结中全方位推进有质有量的发展。

我们诚挚地盼望,您跟随这个摄影展留下的“内蒙古印象”,到内蒙古来,更希望您能为祖国北疆的建设留在内蒙古。

理论的自觉与创作的超越

谈扎拉嘎胡的理论研究与文学评论

◎宋生贵

扎拉嘎胡是很敬重的一位前辈作家。他于2023年3月3日逝世。得知此讯,我看看书架上那五卷厚重的《扎拉嘎胡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沉痛的心情久久难以释怀。这套《文集》是他当年亲手赠送予我的,还在扉页上写了“请指正”。关于扎拉嘎胡,更多读者知道他是一位著名的小说作家,其中尤为人们称道的,如长篇小说《黄金家族的毁灭》《红路》《草原鹰》《嘎达梅林传奇》等,而我从他的《文集》中,还认识到他对文学艺术理论与评论的重视以及确有建树的成就。在纪念他的日子里,我从书架上拿下他《文集》的“理论卷”,再次用心细读,并有感而发,写下这篇小文。

扎拉嘎胡先生是一位具有自觉的理论意识的作家,不仅他的文艺理论、评论成果是他总的文学成就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他的小说、散文创作上的成功,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理论上的自觉与探索。在五卷本《文集》中,其中一卷全部是理论、评论,共计123篇,约40万字,构成他文学生涯中的一份重要成果。

从《文集》可以见出,自1955年撰写第一篇论文文章《坚强的人民,光辉的艺术:评苏联电影周上演的三部影片》开始,扎拉嘎胡先生一直都在进行着文学艺术理论方面的思考与研究,《文集》中收到了2002年的作品。由此也表现出他对于文学理解与认识上的发展轨迹。

扎拉嘎胡的理论 with 评论作品,粗略地归纳起来可以分作五大类:其一,是对文学特性与规律(特别是创作规律)的探索;其二,是对于自治区当代文学创作及成就的研究或评介(包括宏观的与微观的);其三,是对于自治区文学新人的推荐和对于新作品的评论;其四、序文;其五,是其他文学艺术作品评论。这几个方面的作品从不同层次与角度体现出了共性的方面,即,对于文学的挚爱与珍重,对于文学在理论上的自觉,对于自治区文艺事业的关心。

作为一位尤以小说创作见长的作家,扎拉嘎胡始终保持着对于文学在理论上的自觉,这是必要的,也是难能可贵的。他除了注重对于文学自身特征与规律的探讨之外,还特别关注当下出现的文学乃至文化现象,并认真思考与研究,及时表达自己的观点。如,《应大力倡导理论先行》《市场经济与文学》《精品创作与超拔意识》等文章,都是具有现实针对性和理论上的启迪意义的。特别是当我们把扎拉嘎胡的理论研究与他的创作成果结合起来统而观之时,我以为可以得到这样显然的启示:理论上的善思与钻研,使他对生活与艺术总是保持着思想上的敏锐与深度;使他在创作上能够实现自我超越。可以说,他创作上的成就的取得,与他在理论上的自觉与探讨有着很大的关系。我自己始终认为,理论自觉与理论素养对于作家、艺术家是十分重要的。没有理论的作家是不成熟的作家,也是很难走向超越的作家,没有理性开掘的创作是无深度的创作。

一个地区(或民族)、一个时代的文学如果缺乏了理论这一翼,是绝对难以发展到一定高度的。理论的自觉是决定创作走向与创作风格或格调的关键。在此方面,扎拉嘎胡的文学历程及成就,再次为我们提供了有启迪意义的实证。

扎拉嘎胡的理论 with 批评是作家式的,即,他对于许多问题的认识与阐释都是与自身真切的体验与独到领悟相关,而且往往是旨明意切、言辞质朴,绝无追逐时尚,或凌空蹈虚、高谈阔论之弊,因而读来感到晓畅而亲切。如收于《文集》中的《写作谈》《我心中的文学》《为小说画像》《小说创作中的ABC》等,以及大量序跋作品。

另外,扎拉嘎胡的理论 with 批评还显示出他作为老作家的胸怀和当时作为自治区作家协会主席的使命感。在《文集》中关于青年作者、特别是文学新人的推荐与评论文章(包括序文)占很大比例,体现出他对于文学人才的关爱与扶持,也体现出对于自治区文学队伍建设的关心与重视。同时,扎拉嘎胡对于内蒙古文学创作的宏观的、回顾总结性研究,和对于发展态势的探讨,也是颇有见地的。如,《五十年来的蒙古族文学》《蒙古族作家长篇创作琐议》《内蒙古文学现状 & 流向的思考》等。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源自网络)



“青春圆舞曲”的回响与共鸣

——话剧《桃李湖畔》观后

◎高明霞

《桃李湖畔》是以内蒙古大学建校为故事背景的原创话剧,3月25日在呼和浩特市民族剧场首演后产生热烈反响。

《桃李湖畔》创作团队成员的年龄平均30岁左右,大都是内蒙古大学非戏剧专业的教师和学生。该剧从创意到上演历经两年时间,期间,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等相关部门领导给予大力支持,对剧本和舞台呈现提出许多具体指导意见。剧本经过反复研讨修改,进入排演阶段后又经过二度、三度创作打磨,最后与观众见面。

内蒙古大学赓续60多年的精神在这部剧作中得以生动体现,以舞台艺术形象特有的召唤力引发莘莘学子心中美好的青春追忆,实现了一次台上与台下共同的情感体验,观众中形成了一个有关“内蒙古大学桃李湖畔”的言说话题。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著名评论家李建军说:“《桃李湖畔》是很有独创性和感染力的一台戏。它讲述了内大辉煌的建校史,也展示了内大人的理想主义精神。客观的舞台呈现与抒情性的独白相结合,历史性的画面与现实性的情景相映照,给观众留下美好而深刻的印象。它必将成为所有内大人可以共享的精神盛宴。”

可以肯定,《桃李湖畔》是一部具有较高艺术水准和思想内涵的话剧,虽然它和一切舞台艺术作品一样,在初始阶段不免稚嫩,存在这样那样有待提高完善之处,但它为今后继续提升奠定了很扎实的基础,有望以其独特的校园文化气质和诗意美学韵致走向尽善尽美之境,这也是观众的共同期待。

内蒙古大学6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发生过许多值得讲述的故事,各学科领域都涌现出许多杰出人士,更多默默无闻的教工为学校的发展奉献了青春年华和聪明才智,一部话剧怎样承载校史的长度与厚度,对于编剧哪冬博士是一次不同于学术论作的挑战。哪冬接受编创校史题材话剧的任务后突然深沉了,感觉他有段时间恍如丢魂一般,钻进校史馆和有

关校史的书籍资料中,不断在校园各处游走,采访学校的老教师们,甚至于一棵树、一片叶子、一棵小草都细细观察和询问,他的灵魂穿越了,回到了1957年。于是《桃李湖畔》出现了寻找精神寄托、与青年时代的爷爷奶奶们对话的小兰,她以讲述人的身份回溯建校初期内大人的故事。戏剧影视作品中的“穿越”手法不新鲜,《桃李湖畔》巧妙之处在于年轻编剧艺术创作心灵“寻根”过程,借助小兰这一人物实现了叙事逻辑与角色逻辑的统一。通过个性化、内心化的叙事沟通当下与过去的对话关系,宏大的历史观艺术地浓缩在日常性的校园生活情境中,典型化地表现了内蒙古大学建校之初来自祖国各地名校教师的理想主义情怀,无私奉献民族地区教育事业、悉心培养人才、孜孜不倦追求科学真理的精神境界,以及建立在志同道合基础上的纯真友谊与爱情。剧中虚构的人物如孟树、刘芸、夏冰、秦默言、王保山、刘兴等,作为典型形象集中了内大人的

风采,是大家所“熟悉的陌生人”,历届校友都可以从剧中人身上看到老师和同学的身影,剧作在虚构的情境中展现出人物真实的精神世界。

作为一部现实主义的戏剧,《桃李湖畔》不仅秉承了真实性、典型化的艺术创作原则,同时在剧情结构和叙事方式的设置上,打破惯常的线性结构和写实手法。剧作不囿于“戏剧体戏剧”强化外在矛盾冲突、强调情节结构起承转合严密的连贯性,较多地运用“叙事体戏剧”的结构方式,突显诗意性、散文化的意境;故事发展以人物的理想追求,主要是小兰的情感情感贯穿,观照历史的视角更为自由灵活,多重时空转换自如,故“形散而神不散”。这种具有叙事体特征的现实主义戏剧,如何呈现在舞台上,如何将其浓厚的文学色彩转化为舞台人物行为,对导演而言是个具有探索性的考量。青年导演哈布日,以往在戏剧教学过程中执导过不少经典话剧,具有比较丰富的舞台经验,但承担《桃李湖畔》这样的



董柏辰 兰可盈 摄